

十三經註

卷之七
479
73



門 12
疏
卷

15
21
73

學東

論語卷之九

魏何晏集解
未朱熹集註

陽貨第十七

二九二一
六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歸如字一作饋

子曰陽貨以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使仕歸豚欲使往謝故遺孔子豚塗道

論語卷九

陽貨

一
嘗言

所錢支
有翰弄

也於道路與相逢

和古樓

朱註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欲令孔子來見已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

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

將仕矣好亟知並去聲

馬曰貨言孔子不仕是懷寶也知國不治而不為政是迷邦也孔曰好事失時言孔子棲棲好從事而數不遇失時不得為有知歲不我與謂年老歲月已往當急仕子言將仕以順辭免此章論家臣專恣孔子遜辭遠害之事也

朱註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

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
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
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
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若
不論其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
意然不過欲使助己爲亂耳故孔子不見
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
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

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孫
而亦無所詘也楊氏曰楊雄謂孔子於陽
貨也敬所不敬爲詘身以信道非知孔子
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
信道吾未之信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子曰君子慎其所習此章言君子當慎其所習也

朱註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

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知去聲

孔曰上知不可使為惡下愚不可使強賢

非中人之性習相近遠也

朱註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

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也。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

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為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朱註弦琴瑟也時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

為教故邑人皆弦歌也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莞華反焉於反

孔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

朱註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

邑何必用此大道也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

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易去聲

孔曰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則易使

朱註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孔曰二三子從行者戲以治小而用大道

此章論治民之道也

朱註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為

道一也但眾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
一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
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
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孔曰弗擾與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

朱註弗擾季氏宰與陽貨共執桓子據邑以叛

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說音悅

子曰之適也子路言無可之則止何必公

山氏之適

朱註末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

公山氏之往乎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

為東周乎

夫音扶

孔子欲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

此章論孔子欲

不避亂而興周道也

朱註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為東周言興周

道於東方。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

有為之事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

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

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

命吾卷九

陽貨

七

言五者

言言

稽古樓

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孔曰恭則不見侮慢應事疾則多成功此章

明仁也

朱註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

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張敬夫曰能行

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徧可知矣然恭其本與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同

佛胼召子欲往佛音弼胼許密反

朱註佛胼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胼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論語卷九

陽貨

八

管古樓

子曰不入謂不入其國

朱註子路恐佛肸之浼夫子故問此以止

夫子之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

白乎涅而不緇磷力刃反 涅乃結反

子曰孔子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

染之於涅而不黑喻君子雖在濁亂濁亂

不能汚

朱註磷薄也涅染皁物言人之不善不能

浼已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

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

緇也者幾希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焉於 虔反

此復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

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

一處此章亦言孔子欲 不擇地而治也

朱註 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為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為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音女

汝下

六言六蔽者，謂下六事：仁、知、信、直、勇、剛也。

朱註 蔽，遮掩也。

居吾語女。語去聲

子曰：子路起對，故使還坐。

朱註 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孔子諭

子路使還坐而告之。

論語

稽古樓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好知並去聲

孔曰仁者愛物不知所以裁之則愚蕩謂無所適守賊謂父子不知相為隱之輩狂妄抵觸人此章贊學也

朱註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

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范氏曰子路勇於為善其矢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夫音扶

朱註小子弟子也

論語卷九 陽貨

十一 肯五集

論語

卷之九

詩可以興

孔曰興引譬連類

朱註感發志意

可以觀

鄭曰觀風俗之盛衰

朱註考見得失

可以羣

孔曰羣居相切磋

朱註和而不流

可以怨

孔曰怨刺上政

朱註怨而不怒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孔曰邇近也

朱註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論語卷九陽貨

十三 皆古書

此章勸人學詩也

朱註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

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

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女音汝與平聲

馬曰周南召南國風之始樂得淑女以配

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而不為如

向牆而立此章亦勸人學詩也

朱註為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

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

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

云乎哉

鄭曰玉圭璋之屬帛東帛之屬言禮非但

崇此玉帛而已所貴者乃貴其安上治民

馬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非謂鐘鼓而

已此章辨禮樂之本也

朱註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為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為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

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須要識得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荏而密反與平聲

孔曰荏柔也為外自矜厲而內柔佞為人如此猶小人之有盜心此章疾時人體與情反也

朱註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

穿壁窬踰牆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周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為意以待之是賊亂德也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嚮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也

此章疾時人之詭隨也

朱註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慝

註讀作愿是也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為德之賊而深惡之詳見孟子末篇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馬曰聞之於道路則傳而說之

此章疾時人不習而傳之也

朱註雖聞善言不為己有是自棄其德也

○王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道聽塗說則棄之矣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與平聲

孔曰言鄙夫不可與事君

朱註鄙夫庸惡陋劣之稱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朱註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鄭曰無所不至王者言其邪媚無所不為此章

論鄙夫之行也

朱註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

於患失而已○胡氏曰許昌靳裁之有言

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

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

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

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

言言 稽古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包曰言古者民疾與今時異

朱註氣失其平則為疾故氣稟之偏者亦

謂之疾昔所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

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包曰肆極之意敢言孔曰蕩無所據馬曰廉

有廉隅忿戾惡理多怒 此章論今人澆薄不如古人也

朱註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

踰大閑矣矜者持守太嚴廉謂稜角陷厲

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

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口范氏曰末世

滋偽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

古人異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論語卷九 陽貨

十七 卷五

王曰巧言無實令色無質此章與學而篇同弟子各記所

聞故重出之

朱註重出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

利口之覆邦家者惡去聲覆芳服反

孔曰紫閒色之好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

包曰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亂雅樂孔曰

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能悅媚時君傾覆

國家此章記孔子惡邪奪正也

朱註朱正色紫閒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

傾敗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

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

口之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

以不肖為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

覆也不難矣

子曰予欲無言

論語卷九陽貨

言之為益少故欲無言

朱註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
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
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
之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朱註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
之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
哉

此章戒人
慎言也

朱註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
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
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
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
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

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
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
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
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
學者詳之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
瑟而歌使之聞之

孔子不欲見故辭之以疾為其將命者不

已故歌令將命者悟所以令孺悲思之此章

蓋言孔子疾惡也

朱註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當是
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
非疾以警教之也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
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期音基下同

朱註期周年也

崩 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

朱註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鑽祖

反官

馬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

朱註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

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櫨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幸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為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焉爾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

夫音扶下同衣

去聲女音下同

言言

和古本

朱註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衰既葬蔬食水飲受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纁綠要經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

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

如字下音洛

孔曰旨美也責其無仁恩於親故再言女安則為之

朱註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為之絕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為之以深責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論語卷九陽貨

三 曾子甚

馬曰子生於三歲為父母所懷抱孔曰通喪自天子達於庶人言子之於父母欲報之恩昊天罔極而予也有三年之愛乎此章

論三年喪禮也

朱註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

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為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跂而及之爾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馬曰為其無所據樂善生淫欲此章疾人之不學也

朱註博局戲也奕圍碁也已止也李氏曰

聖人非教人博奕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

之不可爾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

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此章抑子路也

朱註尚上之也君子為亂小人為盜皆以

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為尚則其勇也

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

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

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

果敢而窒者惡去聲下同唯惡者之惡如字訕所諫反

包曰好稱說人之惡所以為惡馬曰窒窒

塞也

朱註 訓謗毀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為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為知者惡不孫以

為勇者惡許以為直者微古堯反知孫並去聲許居謁反

孔曰微妙也抄人之意以為己有人有惡

行可憎惡也

朱註 惡微以下于貢之言也微伺察也許

謂攻發人之陰私。楊氏曰仁者無不愛

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

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

此所謂唯仁者能惡人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

遠之則怨近孫遠並去聲

此章言女子與小人皆無正性難畜養

朱註 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

臣妾莊以涖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惡去聲

鄭曰年在不惑而為人所惡終無善行此章

言人年四十猶為惡行而見憎惡於人者則見其終無善行也

朱註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為而言不知其為誰也

微子第十八凡十章

朱註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馬曰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為奴比干以諫見殺

朱註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

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

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

為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

憂亂寧民

此章論殷有三仁志同行異也

朱註

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

之意故不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

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

謂之仁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

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

必去父母之邦

三去聲焉於虔反

孔曰直道三黜謂苟直道以事人所至之

國俱當復三黜

此章論柳下惠之行也

朱註

士師獄官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

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

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

論語卷九

微子

三

管古婁

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孔曰季氏為上卿孟氏為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卒以聖道難成故云吾老不能用此章言孔子失所也

朱註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為下卿孔子

去之事見世家然此言必非面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歸如字或作饋朝音潮

論語卷九 微子

二十六

音古婁

孔曰桓子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

此章言孔子去無道也

朱註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

四年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為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衷

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始而

孔曰接輿佯狂而來歌欲以感切孔子其比孔子於鳳鳥鳳鳥待聖君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往不可諫已往所行不可復諫止來猶可追自今已來可追自止

辟亂隱居已而已而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深也

朱註接輿楚人佯狂辟世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應接輿以此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為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蓋知尊孔子而趣不同者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去聲

包曰下下車此章記接輿佯狂感切孔子也

朱註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為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沮七余反 溺乃歷反

鄭曰長沮桀溺隱者也耜廣五寸二耜為

耦

朱註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
乎蔡津濟渡處

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
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夫音扶與平聲

朱註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
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周
流自知津處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
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
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徒與之與平聲滔
士刀反辟去聲耰

孔曰滔滔周流之貌溺言當今天下治亂
同空舍此適彼故曰誰以易之士有辟人
之法有辟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為士

從辟人之法已之為士則從辟世之法鄭曰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津告

朱註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覆種也亦不告以津

處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

易也

憮音武與如字

憮然為其不達已意而便非已也孔曰鳥獸同羣人隱於山林是同羣非人誰與吾自當與此天下人同羣安能去人從鳥獸居乎有道不易言凡天下有道者丘皆不與易也已大而人小故也
此章記孔子周流為隱者所譏也

朱註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已意也言所

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爲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

夫子植其杖而芸

篠徒弔反
植音值

包曰丈人老人也丈人云不勤勞四體不分植五穀誰爲夫子而索之邪孔曰植倚也除草曰芸

朱註

丈人亦隱者篠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

子路拱而立

論語卷九

微子

三

皆古書

未知所以答

朱註知其隱者敬之也

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音食

嗣見賢
遍反

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孔日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

朱註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

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上長

鄭曰此子路畱言以語丈人之二子也孔

曰言女知父子相養不可廢反可廢君臣

之義邪包曰倫道理也言君子之仕所以行君臣之義不必自己道得行孔子道不見用自已知之

此章記隱者與子路相譏之語也

朱註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

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范氏曰隱者為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為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饗

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為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少去聲下同

逸民者節行超逸也包曰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

朱註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

與泰伯同竄荆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

少連東夷人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與平聲

鄭曰言夷齊直己之心不入庸君之朝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

其斯而已矣

中去聲下同

孔曰惠連但能言應倫理行應思慮如此

而已

朱註 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
 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
 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
 解期悲哀三年憂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包曰放置也不復言世務馬曰清純潔也
 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

朱註 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為飾隱居

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馬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 此章論逸
民賢者之行也

朱註 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
 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
 不可也。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汙則同其
 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

侯不得友蓋已遯世離羣矣下聖人一等
 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
 已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
 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
 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也
 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
 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七
 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此

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楊雄
 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語夷惠
 亦必以孔子斷之

大師擊適齊

大音泰

宋 大師魯樂官之長擊其名也

亞飯于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飯扶晚反

繚音了

孔曰亞次也次飯樂師也包曰三飯四飯

論語卷九

微子

三

稽古樓

樂章名各異師

朱註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于繚缺皆名也

鼓方叔入於河

包曰入謂居其河內

朱註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

播鼗武入於漢

鼗徒刀反
朱註播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

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

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孔曰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此章

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也

朱註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即孔

子所從學琴者海海島也。此記賢人之

隱遁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末章

放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

論語卷九 微子

三十九

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

人施陸氏本作弛福本同

孔曰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已之親怨

乎不以謂怨不見聽用大故謂惡逆之事

此一章記周公戒魯公之語也

朱註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

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

言言

稽古樓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

隨季駟鳥瓜反

包曰周時四乳生八子皆無顯仕故記之

爾此章記異也

朱註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

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張子

日記善人之多也。愚按此篇孔子於三

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

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惓惓接引之意皆

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歎蓋

亦如此三仁則無閒然矣其餘數君子者

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

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

於此而已哉

論語

稽古樓

論語卷之九終

論語卷之十

魏何晏集解
宋朱熹集註

子張第十九

凡二十五章

朱註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

子貢次之蓋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
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故
特記之詳焉

論語卷十

子張

一

皆古樓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孔曰致命不愛其身此章言士行也

朱註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投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焉於虔反亡讀作無下同

孔曰言無所輕重此章言人行之不備者

朱註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為有亡猶言不足為輕重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

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賢與之與平聲

孔曰問交問與人交接之道包曰友交當

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

此章論與人結交之道

朱註

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

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
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
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

以君子不爲也

泥去聲

小道謂異端包曰泥難不通

此章勉人學爲大道正典也

朱註

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

楊氏曰百家眾技猶耳目口鼻皆有所明
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
君子不爲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

命吾卷十

子張

三

言古樓

言言
學也已

亡讀作無
好去聲

和古樓

孔曰日知所亡謂日知其所未聞

此章勸學也

朱註亡無也謂己之所未有○尹氏曰好

學者日新而不失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孔曰博學篤志謂廣學而厚識之切問者

切問於己所學未悟之事近思者思己所

未能及之事汎問所未學遠思所未達則

於所習者不精所思者不解

此章論好學近於仁也

朱註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

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

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

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

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

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

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已者則仁在其中矣
 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
 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
 道

包曰言百工處其肆則事成猶君子學以
 致其道此章亦勉人學舉百工以為喻也

朱註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

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
 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
 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
 不知所務哉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文去聲

孔曰文飾其過不言情實此章言小人不能改過也

朱註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
 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鄭曰厲嚴正此章論君子之德也

朱註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催口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盡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

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

此章論君子事上使下之法也

朱註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為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孔曰閑猶法也小德則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此章論人之德有小大而行為亦不同也

言言

稽古棧

朱註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闕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洒色賣反掃素報反包曰言子夏弟子但當對賓客修威儀禮節之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耳不可

無其本故云本之則無如之何

朱註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別必列反焉於

反處

論語卷十 子張

七

稽古棧

孔曰噫心不平之聲包曰先傳業者必先厭倦故我門人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大道馬曰大道與小道殊異譬如草木異類區別言學當以次君子之道焉可使誣言我門人但能洒掃而已至欲終始如一惟聖人耳

此章論人學業有先後之法也

朱註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

為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又

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為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

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馬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此章勸學也

朱註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

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事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孔曰毀不滅性此章言居喪之禮也

朱註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學者詳之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包曰言子張容儀之難及此章論子張材德也

朱註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鄭曰言子張容儀盛而於仁道薄也此章亦論子張材德也

朱註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

輔而為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范

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為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為仁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馬曰言人雖未能自致盡於他事至於親

喪必自致盡此章論人致誠之事也

朱註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

已者。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馬曰孟莊子不改臣與政謂在諒陰之中父臣及父政雖有不善者不忍改也此章論魯

大夫仲孫連之孝行也

朱註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

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為難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包曰士師典獄之官馬曰民之離散為輕漂犯法乃上之所為非民之過當哀矜之勿自喜能得其情此章論典獄之法也

朱註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

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惡居之惡去聲

子曰紂為不善以喪天下後世憎甚之皆以天下之惡歸之於紂此章戒人為惡也

朱註 下流地形卑下之處眾流之所歸喻
人身有汙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
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於不
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
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更平

孔子更改也此章論君子之過似日月之食也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朝音潮焉於虔反

朱註 公孫朝衛大夫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
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
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識音志下焉字於虔反

孔子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此章論仲尼之德也

朱註 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

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語去

音潮

朱註武叔魯大夫名州仇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

朱註牆卑室淺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人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朱註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此章亦明仲尼之德也

朱註此夫子指武叔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

論語卷十一 子張

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量去聲

言人雖自絕棄於日月其何能傷之乎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此章亦明仲尼也

朱註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自絕謂以謗毀自絕於孔子多與祇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

知其分量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朱註為恭謂為恭敬推遜其師也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知去聲

朱註責子禽不謹言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朱註階梯也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道去聲

子曰得邦家請為諸侯若卿大夫言孔子為政其立教則無不立道之則莫不興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則莫不和陸故能

生則榮顯死則哀痛此章亦明仲尼之德也

朱註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

羣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
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
知者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之神矣此
殆難以思勉及也

堯曰第二十章

凡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
海困窮天祿永終

曆數謂列次也包曰困極也永長也言為

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
終

朱註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歎

聲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
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
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

舜亦以命禹

孔曰舜亦以堯命已之辭命禹

朱註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

於虞書大禹謨比此加詳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
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
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孔曰此湯伐桀告天之文殷豕尚白未變
夏禮故用玄牡皇天后君也大六君帝謂
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包曰順天

奉法有罪者不敢擅赦言桀居帝臣之位
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故也朕罪
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我身之
過

朱註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

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
字履蓋湯名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
簡闕也言桀有罪己不敢赦而天下賢人

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辭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為見其厚於責已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賚來代反

周周家賚賜也言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有亂臣十人是也

朱註

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

大賚于四海見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云賚所以錫予善人蓋本於此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孔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

朱註

此周書泰誓之辭孔氏曰周至也言

約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

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朱註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

碧是也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朱註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

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

所重民食喪祭

孔子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

朱註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寬則得眾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說音悅

孔子言政教公平則民說矣凡此二帝三

王所以治也故傳以示後世此章明二帝三王之

朱註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敘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費，芳味反。

孔曰：屏除也。

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

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焉於

王曰因利而利謂利民在政無費於財孔曰無敢慢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也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出納之吝謂之有司也去

馬曰不戒規成不宥戒而責目前成爲視

成孔曰慢今封期與民無信而虛刻期出納之吝謂財物俱當與人而吝嗇於出納惜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此章論爲

政之理也

朱註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

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為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刻忍弗能予卒以取敗亦其驗也○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為政可知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子曰命謂窮達之分

朱註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為君子

不知禮無以立也

朱註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馬曰知言知人聽言則別其是非也

子立身
知人也

朱註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
 知一言為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
 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論語卷之十終

